

杨梦君

著



症

D I S
E A S
S E



宽恕

罪恶

困惑

心灵

重组

家庭

爱
纠结

作家出版社

症

D I
E A S

杨梦君

著

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症/杨梦君著. --北京:作家出版社, 2017.1

ISBN 978-7-5063-9343-0

I. ①症… II. ①杨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27556 号

症

作 者: 杨梦君

责任编辑: 田小爽

装帧设计: 尚书堂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ia@zuoja.net.cn

http://www.haozuoja.com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×230

字 数: 200 千

印 张: 19.75

版 次: 2017 年 3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9343-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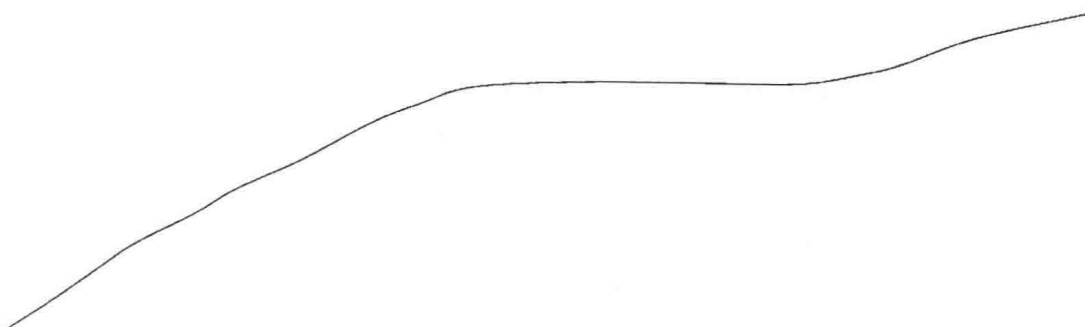
定 价: 36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目 录

第一章	曲水流觞	1
第二章	对酒当歌	90
第三章	阴晴圆缺	161
第四章	天若有情	233



第一章

曲水流觞

1

省中医学院体育馆。

趁着对手捡球，宁蒙看墙上的挂钟，正好指向两点五十分。

“我有事先走，再约。”她边说边捡起撂在地上的书包、水杯，顾不上理会球友的抗议，果断夹起球拍一溜烟往外跑。

“哎哟。”宁蒙一头撞上人。出门是个拐弯，她跑得太快，手里抱的东西碰掉一地。她慌张地捡东西，那人惊讶道：“你鼻子流血了！”她闻言赶紧仰头，按住鼻孔，又急急往外跑。

后面人喊：“喂——哎——你的鼻子——”

宁蒙充耳不闻，穿过羽毛球馆、绕过篮球馆，跑到洗手间拧开水管，捧水对着鼻子、额头拍了又拍。水冰骨头，鼻血倒是止住了。

过去，洗脸时毛巾盖到脸上还没抹，鼻血就蚯蚓般蜿蜒出来。她太了解自己，所以这点出血不值得大惊小怪。要不是急着去接站，她会跟人好好计较一番。

颜小果和李子的火车三点十分到站，宁蒙公交换出租转跑步着急忙慌地赶到出站口，已经三点四十八分。转了几圈都没有瞅见两个人的影子，宁蒙懊悔不已：真不该打球。

正在自责，有红袖章路过，她不抱希望地打听，竟得知火车晚点，

顿觉浑身轻松，这才发觉口渴得厉害，去书包里掏水杯，左右掏不出来。杯子不翼而飞，一时她想不起在哪儿丢了它。

终于，出站口把人流吐出来。宁蒙站在台阶上挥手、大声呼喊李子和颜小果的名字，他俩循声张望，看见她先是一愣，接着双双咧开大嘴，奔跑过来。

“头发这么短，跟我的差不多。”李子上来就揉她的头发。

“差点没认出来，你俩现在像兄弟。”颜小果笑得露出牙龈。

宁蒙躲闪着李子的爪子，噘嘴埋怨：“害我傻等一个小时！”

李子信以为真，面有愧色，只好埋怨火车：“我们骂司机好多回。”

“冻坏没？怎么不找个背风的地儿？”颜小果捏捏宁蒙的脸，嗔道。

这两人还行，跟从前一样知道心疼自己，宁蒙心一软，老实交代：“哈哈，我也就等了十几分钟。”

“嗯？”李子反应过来，不满道，“要不晚点，我们岂不要傻等你这家伙？”他伸手又要揉她的头发，她早已笑着躲开。

天没擦黑儿，宁蒙带李子和颜小果来到学院附近一家火锅店。这地方，味道正宗又实惠，踩着饭点儿来可就没座位了，何况今天一月一日，新年聚会肯定不少，早来占座才是上策。

有人来得更早，两桌人马正吃得热火朝天。李子挑了靠窗的桌子坐下，服务员递菜单时，宁蒙张着两只刚洗过的湿漉漉的手甩来甩去。一个人从她身边过去“咦”了一声又退回来，“你？”他站到宁蒙面前。

她不明所以，手上的水甩他身上了？她疑惑地看着那人。不可能，她的手湿着，可并没有水珠。公共场合，这点礼貌还是讲的。

“怎么了？”李子站起来。

那人只盯着宁蒙，道：“你鼻子好了？”

宁蒙一脸迷茫，她不认得眼前人。

那人竟然笑了，提示道：“下午，球馆，我撞到你。”

“哦——”宁蒙恍然，不过也怪自己冒失，赧然道：“没事，已经好了。”

“那就好、那就好。”那人连连点头。他转身要走，又扭头道：“对

了，你的杯子我捡到，明天找我拿。”

宁蒙“哦”了一声，目送他顺着过道、步上台阶、去了二楼。

“这人谁呀？气质真好。”颜小果洗手回来，好奇道。

宁蒙把下午的事讲给他们，李子听罢，关切道：“鼻子要不要紧？用不用再去看看？”

“不用。”宁蒙大大咧咧道，“要有事我还能去接你们？”

颜小果却说：“笨蛋，你不认识人家，上哪儿找他拿杯子？”

宁蒙一听，对呀。“算了，快点菜，一个杯子，不要也罢。”她嚷嚷着，暗骂自己也忒不长脑子。

热闹过后便是孤单。元旦假期过得飞快，隔天早上送别两个朋友时虽没挥泪，但当宁蒙独自坐公交返校时，着实有些伤感。

北方不比南方，特别到了冬天，枯树空枝，倘不是天空尚且蔚蓝，整个城市实在萧索寂寞得很。宁蒙坐在最后一排的角落，头靠玻璃看着窗外，街道两旁的行道树往后奔跑，她不禁想，同样是树，有的扎根大山深处，与无忧的小鸟和纯净的露珠为伴；有的却站在城市中央，呼吸喧嚣、忍受孤单。这就是命运？还有郁郁涧底松，无论用何样的身姿向上奋进、伸展，终究追不到山上苗。如果真有命运，谁是主宰？

宁蒙想问天，可望上去，天上除了蔚蓝的蔚蓝，什么也没有。或许是有的，比如星星和月亮，只不过白天是它们的黑夜；蔚蓝也不如眼见的那般干净、纯粹，几人能看清里面的赤橙黄绿蓝靛紫。

进了学院大门，宁蒙还在乱七八糟地东想西想，不防有人拽了拽她的袖子。定睛一看，是火锅店遇到的人。

“昨天在办公室等你，怎么不找我？杯子不要了？”他道。

“不知道去哪儿找你。”宁蒙实诚道。

他有点意外，旋即又笑了，宽厚地揽了一下宁蒙的肩膀，说：“新生吧？”

宁蒙讶然：这人怎么这样，动手动脚。却听他又开口道：“小伙子，哪个系的？”

宁蒙脸红了，恼道：“我是女生！”她瞪他一眼跑开时，那人尴尬地站在原地。

一口气跑到女生公寓的大洗手间，相对两面墙上的镜子里同时映出一个人：皮肤白皙、眼睛清亮、嘴唇红润。她揪着头发，想弄出个小发辮，结果，能捏住的一撮还不及中号毛笔的笔头。打量下着装：天蓝色的棉衣故意不拉拉链纯属耍酷，墨蓝的运动裤，白色运动鞋，公允地说，的确中性。她最后把目光聚焦在胸前，那里平坦的藏不下任何隐秘。

宁蒙撅起嘴，第一次后悔把长发剪掉。剪掉的哪里是头发，明明是女生身份的标志。

大学第一个学期结束，别的同学迫不及待打点行李时，宁蒙愁眉不展。她不想面对家里那个女人，却又有好多该回去的理由：该过年了，该跟老师同学聚聚，该拿学费，该拿衣服。还有，不知宁建国胖了还是瘦了。

一夜火车。

终于到家。

看见宁建国，“爸”就要脱口而出时突然一阵莫名烦躁，这个字便硬生生被宁蒙咽回肚里。

宁建国既惊讶又难掩高兴，第一句话是：“头发呢？”

“卖了。”宁蒙信口胡扯。

及腰的长发被剪掉时理发师确曾问过：“剪掉的头发你要不要？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你不要的话，我们可以回收。”

“回收？干吗？”

“有人收购，做假发什么的。”

“我要。”

“可以。”

如果自己的头发被做成假发，可能会顶在一个秃子头上，也可能戴在满脸皱纹的老头儿老太头上，想想便要起鸡皮疙瘩，哪种情景宁

蒙都不接受。

“下个学期每月多给你些生活费。”宁建国面露疼惜，声音压得低不可闻。

这个结果出乎意料，宁蒙警惕地望向卧室。宁建国心领神会，悄声道：“她不在家。”

明明知道她不在家你干吗这么小心？这是你的家、我的家，凭什么在自己家说话反而要忌惮一个不相干的外人？宁蒙在心中把不满、质疑“发射”给宁建国的同时，悲哀地发现，他们俩不过是彼此的镜子。她无奈地咽了口唾沫，一边嫌恶父亲的小心翼翼，一边鄙视自己的战战兢兢。

“总共收到你一封回信，”宁建国看着宁蒙，委婉道，“课程紧张吗？”

他写来好几封信，宁蒙却是每当酝酿出情绪、有好多话要写要问时，转念想到他的信可能被陈荣华翻阅，再往下，不愉快的想象越来越多，到最后，满腔女儿心事全数化为对父亲的恼恨。因此，宁蒙的确只回信一次，称呼加上落款总共六行。

“还好。”她敷衍道。

宁建国叹了口气。

宁蒙忽然觉得在父亲跟前，自己似乎过于生硬。她张了张嘴，迟疑道：“你和——我妈怎么认识的？”

“别人介绍。”

“多久结婚？”

“半年。”

“还记得她长什么样吗？”

除了最后一个问题，其他答案宁蒙早就烂熟于心。小时候她不懂事，不知道揭人伤疤有多疼，更不知道有些伤至死不能愈合，所以她常常缠着外婆讲妈妈的故事。关于母亲蒙亚，宁蒙肯定自己听过的比宁建国知道的详细得多。

最后一个问题，是自己蹦出来的。

当宁建国长久地沉默时，宁蒙突然不想听到答案。

十六年前的二十四个月，在宁建国的记忆中恐怕早就面目全非。但宁蒙认为，那不是寻常的二十四个月，那是一个女性从女孩到女人的开花、结果，浓缩了她来不及绽放、来不及享受的真正的青春。这分量，是不是抵不过他和另一个女人的日夜呻吟以及柴米油盐？！

沉默意味着没什么可说，没什么可说或许是因为不记得。宁蒙的眼睛里蒙上一层雾，她搞不清究竟是为母亲抱屈还是故意找碴儿恨父亲。

“闺女，”宁建国终于开口道，“我知道，你怪我没留下一张你妈的照片，我——”

“别说了！”宁蒙无礼地打断。她不愿他往下说——无非是想解释。说好听叫解释，说难听叫找借口。解释、借口、理由，都是一副把责任向外转嫁的姿态。宁蒙反倒宁愿自己的父亲咬紧牙关，烈士一样什么也不说。

“宁蒙回来了？你们在说什么？”陈荣华恰在此时进门。

讨厌一个人时，她的腔调都觉得难听。宁蒙闷声“嗯”了一声，假装弯腰系鞋带，顺手抹了抹眼睛。

“跟她说了？”陈荣华脸带笑意问宁建国。

宁建国明显有些慌乱，边进厨房边说：“我先跟她聊聊学习的事，做什么饭？”

陈荣华也跟着进去。

宁蒙趁机赶紧把堆在门口的行李挪进自己房间，免得被骂没眼色。晚饭是羊肉泡馍。

宁蒙早就闻到煮羊肉的香味，馋得很，又不好意思去厨房焗摸羊肉吃。

平心而论，陈荣华并非一无是处，她做饭真是好吃。拿羊肉泡馍说吧，外婆做的、爷爷做的、李子妈做的宁蒙都吃过，更没少吃饭店的，但都没有她做的馋人。

宁蒙留心过，黄花菜、黑木耳、细粉丝、青蒜、香菜、羊肉、烙

饼，各家用的原材料基本上都那样，偏偏陈荣华做的羊肉汤格外浓香，再放一勺她做的辣椒油，又香又辣，想想都馋得慌。

饭桌上，陈荣华问宁蒙，加不加辣椒油、加不加醋，还把两个瓶子往宁蒙手边推了推。

这是天大的好脸色，宁蒙受宠若惊又假装淡定，道：“不用不用。”

陈荣华问宁蒙，大学是不是很大、饭菜种类多不多、班上多少人、一间寝室几人住、出门用不用拿请假条，宁蒙一一回答，心中暗暗称奇：太阳从西边出来了？黄河水倒流了？公鸡学会下蛋了？宁蒙甚至生出个念头：如果她待自己一直像今天这般和颜悦色，要不要原谅她？

当夜，宁蒙抱着《黄帝内经》看得昏昏欲睡，隔壁房间却传来争吵声。原本宁蒙不想听，无奈后来陈荣华声音越来越大，直往她耳朵里灌。

“以前我当牛做马伺候你们，现在我儿子也给你们当牛做马。”

“早知道我儿命这么苦，当初生下来就该把他掐死。”

“嫁也得嫁，不嫁也得嫁，反正我儿子娶定了。”

始终听不见宁建国的声音。

无法想象宁建国怎么低声下气地哄，陈荣华的腔调总算低了下去。

宁蒙懊恼地放下书，正要关灯，一声接一声隐秘的呻吟传来，搅得她睡意全无，不由得便想起第一次见陈荣华的情景。

那年宁建国放了暑假，把小宁蒙从外婆家接到学校住，第一顿晚饭是在陈荣华屋里吃的。饭后，宁建国领着宁蒙回自己屋时哼起小曲儿。哼着哼着，宁建国冒出来一句：“闺女，爸爸给你找个妈妈好不好？”

宁蒙不吭声。

“找了妈妈，有人给咱们做饭、洗衣服、收拾屋子，多方便。”宁建国轻快道。

宁蒙想问：“你是想给我找妈妈，还是想给自己找媳妇？”不过，只是想想，没敢问。

到了屋里，宁建国让宁蒙上床睡觉，她说要洗澡。

他无奈：“没法洗，学校没澡堂。”

她说：“找个大盆给我洗。”

他跟她商量道：“明天洗行吗？”

宁蒙坚持：“不行。我在家天天洗。”她说的家是外婆家。

宁建国出门找热水，宁蒙却趴在床上嗅了又嗅。床单有股肥皂味，而且没见长头发。她彻底放心。原来，并不像传言，有女人睡在宁建国的床上。

当晚，再有一分钟宁蒙就能睡过去、沉入梦乡，可蒙眬之间，她先是听见帘子被掀开，继而门被推开，刹时，她汗毛倒竖正想叫爸爸，谁知躺在身旁的宁建国已经察觉，轻轻坐起。

宁蒙不敢完全睁开眼，她害怕眼睛太亮被发现，好在有睫毛作帘子。趁着月光，当她看出悄无声息走到床边的人是陈荣华时，心跳突然加快。

“她睡着没？”

“睡着了。”

两人用气流说话，而房间那么静谧，宁蒙想听不见都难。

“想死你了。”说着，陈荣华就往宁建国身上扑。

“别，别在这儿。”他推她。

“不是睡着了吗？”

“动静太大，万一把她吵醒。”

“不管，我忍一天了。”

“要不去你那儿？”

“我儿在呢。”

“那怎么办？”

“你也真是，把她接来，太不方便。”

“我不是想让你跟孩子培养培养感情嘛。”

“那好，我问你，啥时候领证？”

“再等等，只要闺女同意。”

“宁建国，少跟老娘来这一套！你闺女才七岁，她懂个屁！五年

了，咱俩明铺暗盖学校谁不知道？只不过大家当面不说，再不要我，以后你我都把脸装裤裆！”

“没说不娶！工资本不是老早就交给你了？”

“你好意思提工资？你在我那儿吃喝不花钱？就你那几个钱，嫖都不够！今天你说清楚，到底哪天领证？”

“缓缓，行不？孩子太小，我怕她接受不了。”

“少拿她扯淡。她生下来就死了妈，现在有个妈高兴还来不及！”

“就因为从小没妈，我怕她猛一下不习惯。”

“去你妈的鬼话连篇，有啥不习惯？你只惦记你闺女是不是？那好，今天开始，想睡觉就找你闺女！”

“啪”，一记不响的耳光，“是人话吗？”声音极低，火药味十足。

“啪、啪”，还回的两巴掌又快又脆。“我告诉你，明天，再不给我准话，我让你在学校丢人！”

陈荣华乘兴而来败兴而归，帘子跟着倒霉，被重重地摔下来，碰到墙壁、门框，“啪啪”作响。

月光走到宁蒙的脚上，她眯着眼看见宁建国坐在床边低垂着头。她还听见隔壁、还有更远的地方传来“吱”、“嘭”的声音，不知是关门还是关窗，抑或仅仅是许多老鼠在撒欢。

那一晚很不吉祥，半夜有人敲门，说外婆殁了。

彼时宁蒙不知“殁”是何意，但从宁建国的脸色，她猜到不是好事。

“她是个好人。”宁建国喃喃道。

宁蒙骄傲地点点头，“当然喽！”

打宁蒙记事儿，外婆好像从没坐下过，她得给鸡做饭、给牛做饭、给鸭做饭、给狗做饭，这些家伙每天都得吃、吃、吃。安顿好张嘴的货们，外婆挑着担下地。春天，她教宁蒙认识白蒿、枸杞芽、面条菜。夏天，她指着指甲草花告诉宁蒙，它的果实成熟后会爆炸，种子像子弹一样射出老远。秋天来临，宁蒙举着蒲公英花打算别到外婆的头发上，不料一阵风吹过，她手里只剩下光秃秃的秆儿。

每次从地里回家，外婆的担子一头是宁蒙一头是草和工具。她把草倒在院子当中，边分边说：“这喂鸡、这喂牛、这治病。”

外婆进屋做饭，宁蒙满院子跑，撵得鸡飞狗跳。她嫌一堆儿一堆儿的草绊脚，索性抱起来胡乱扬。于是，鸡的头上顶片荆芥叶，鸭的脖子上粘几粒荆芥花，狗抖搂背上的一撮草，忽而扑向鸡、忽而扑向鸭，却并不真的下口。

院子里的热闹惊动外婆，她从灶房出来一看：反了天。于是朝宁蒙屁股上打，边打边说：“那些草都是药，看看，鸡屎都拉上了，人还咋吃？”

宁蒙哇哇地哭，光打雷不下雨，这点把戏，所有小儿都无师自通。

正好到饭点，外公从诊所下班，见他踱着方步进门，外婆便饶过宁蒙重新回到灶房。

外公乐呵呵地捏掉宁蒙头发上粘的刺里骨朵给她讲，这东西学名是苍耳子，治鼻渊。他大概没注意说话对象，小孩子家家的，哪有心思管它治什么，只知道浑身长刺的家伙是攻击别人头发的利器就成。

外公指挥着宁蒙，把满院子乱七八糟的草挑拣一遍。“荆芥配防风，治风寒感冒。把防风换成金银花，治风热感冒，”外公又拾起一枝带花的，自言自语，“这种荆芥穗配上石膏，喝口茶，就能治风热头痛。”

“孩子，这些草都能治病，可不敢乱扔。”在外公面前，宁蒙是头驯服的小狮子。她一脚踢开嗅着她脚边一坨冒着热气儿的鸡屎的狗，捡起一枝粘着不知是鸡屎还是鸭屎的荆芥，故作可惜地问：“这个粘了屎，不能用了吧？都怪那只鸡，你把它杀了吧。”

外公笑着说：“不能杀，鸡拉的屎也能治病。”

“真的？”宁蒙不无遗憾，吃鸡的小算盘拨拉错了。

“过来看，这儿，”他拉她蹲下，指着她脚边的鸡屎说，“白色的这一丁点儿配上丁香，专治小孩腹胀黄瘦。”说完，他捧起宁蒙的脸蛋，皱眉道：“瞧瞧，我家细妹子好像有点黄瘦，要不——”外公看了一眼

鸡屎，她对他的意思心领神会，赶紧说：“不黄不瘦，我还没洗脸，洗脸就白白。”

外公哈哈大笑，宁蒙知道受骗，便不去洗脸，好奇道：“外公，人的屎能治病吗？”

“不能吧。”外公说，“不过，野兔、蝙蝠、麻雀，还有你喜欢养的蚕，它们的屎都能治病。”

“这么神奇！”宁蒙拍着一双小手惊叹，“以后外婆给你拔草药，我给你拾屎，好不好？”

如果不上中医学院，宁蒙恐怕永远以为当年外公是逗她玩。当有一天真的学到鸡矢白、望月砂、夜明砂、白丁香、蚕砂，她兴奋地想立刻分享给外公时，老头儿却已长眠。她只好自嘲：屎的名字也能这么好听。

宁建国和宁蒙到家时，外婆躺在西屋的地上，身下是一层干草。

“地上凉，得睡床上。”宁蒙跑过去，随手扯掉盖在她脸上的纸，说，“脸又不冷，盖上纸怎么呼吸？”

周围好多只胳膊，不知道哪只打了宁蒙一下，真疼，宁蒙大哭大闹：“把我外婆放床上，把我外婆放床上，把我外婆放床上。”

外公进来，耐心道：“丫头，这是风俗，人死后得躺草铺。”

“她不能死！我就要她睡床上！我要跟她一起睡！”宁蒙使出小孩子性子，大哭大闹，终究也没能遂愿。末了，她躲在外公怀抱里抽噎，边哭边“告状”：“昨天晚上我做梦，外婆打我。”

“为什么打你。”

“她说我拧她耳朵。”

“你拧了没有？”

“肯定没有。”

“哦。”

“有一次，我正睡觉，她真的把我打醒。”

“因为什么？”

“她说我踢到她的心。”

“你踢了没有？”

“肯定没有，我睡着了怎么会踢？”

“哦。”

“还有，那一天，外婆把我蹬下床。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反正我在床底下睡呢。”

“哦。”

“你老是哦哦哦。评评理呀。”

“要我评理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怨你，谁让你睡觉不老实。晚上睡在床这头，早上却在床那头。自己想，是不是？”

“好像——就算是吧。”

“打你该不该？”

“该。”

“以后她再不会打你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她死了。”

“她为什么要死？”

“她累了。”

“为什么会累？”

“她干了好多好多活儿。”

“为什么要干活儿？”

“人活着就得干活儿。”

“为什么我们没死？”

“因为该我们干的活儿还没干完。”

“干好多好多活儿会累死吗？”

“也不一定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只要不伤心就不会死。”

“外婆太伤心吗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她太想念你妈妈。”

“太想念一个人会死吗？”

“会。”

“外婆死了会去哪里？”

“天堂。”

“天堂在哪儿？”

“天上。”

“又没有那么高的梯子，她咋上去？”

“你妈妈会来接她。”

“我妈妈也在天堂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我也想上去。”

“等你上完小学、初中、高中、大学，一直到你老得走不动，你才能去。”

“到时候咱俩一起去？”

“好。”

“我能不能偷偷叫外婆一声‘妈妈’？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我想让她捎给我妈妈听。”

“孩子，你叫吧。”

.....

宁蒙猛然发觉自己流泪了，她甩甩头，不想长久地陷入过去的悲伤，便出去打开电视。

电视里正在播亚特兰大奥运会，素有“东方神鹿”美誉的王军霞以十四分五十九秒八八的成绩获得女子五千米金牌，成为中国第一位